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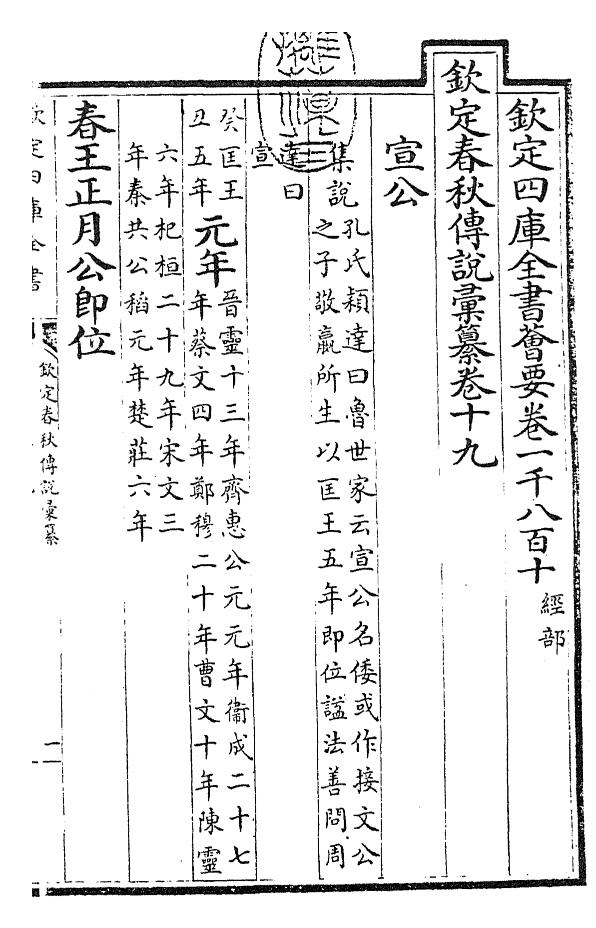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九

宣公

集說孔氏穎達曰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之子敬嬴所生以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匡王五年　元年　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　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胡傳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辭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辭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集說　張氏洽曰宣公受弒賊之立而居其位其罪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之間皆書王與桓公不同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故存王以舉大法亦所以正宣公之罪也　家氏鉉翁曰繼弒而書即位坐首惡也受位於賊臣以為恩而莫之討葬君不以禮迫嫡母而歸之齊首惡之罪何所逃故書即位以討之此桓弒隱之例也　王氏元杰曰宣公立不以正受之而不討賊是亦預聞乎

故也上何所禀内何所承而即位耶仲遂竊廢立之柄以濟其私行繼正之禮以揜其惡春秋同於魯桓之例著其簒逆之罪故書即位　邵氏寶曰即位之禮行則書之不行則否文成以下六君皆行之隱以爲攝而不必行莊閔僖則繼故而不忍行者也桓之行桓之志也宣之行宣之志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於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寖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集說杜氏預曰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 石氏介曰翬弑隱公遂殺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爲賊而桓宣以爲忠也故終桓宣之世翬遂皆稱公子無異辭 王氏葆曰赤齊之甥也憂齊之有所黨故欲急昏於齊也 薛氏季宣曰公薨夫人出大夫逆女亂倫而娶齊人不創夫人之出而遂禮婚媾皆罪也 家氏鉉翁曰宣公繼世之初斬焉在疚而首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者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弑君簒國之本謀亦以見齊元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弑君也蓋請昏割地魯所以自結於齊者皆在遂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而襄仲遂有逆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弑其君著齊人輔魯之簒俾弑其君蓋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 吳氏澂曰

文公使公子遂納幣已非禮況宣公逆夫人而可遣僖祖之弟乎然貿簒弑之罪而急於結齊昏以定其位者乃惡之大喪娶卿逆之非禮則其惡之小者爾

汪氏克寛曰文公未終禫制而圖昏春秋深加貶黜不書逆者姓名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稱氏以著其罪宣公未及期年而亟於喪娶春秋書使卿逆女書夫人至僅去夫人之氏此非特從同同之例蓋以宣公之惡有大於喪娶者故詳録之以見其縱私欲而蔑典禮實欲結大援而逭天討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内無貶於公之道也内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

姑之辭也

穀梁 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胡傳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辭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見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辭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集說 服氏虔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 趙氏匡曰書以者不當以也 劉氏敞曰君之使臣固有稱族不稱族史之書之所謂實録也非尊君命夫人之謂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此權事而非受命者也何以亦稱族耶豈尊以為君命哉豹婼意如其往也氏其至也皆不氏無有夫人居間也何以亦舍族耶豈尊以敵夫人哉 葉氏夢得曰文與宣皆喪娶也故出姜逆不稱氏穆姜至亦不稱氏其為貶之道同也何以不於其逆焉貶逆者未成婦也至者已成婦也 朱子曰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為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之意 張氏洽曰公子遂宣公之為亂臣賊子明矣不待貶絕也書婦著敬嬴之罪也 趙氏鵬飛曰諸侯娶元妃以奉宗廟

非苟結私黨以濟其惡也弑太子立宣公絶姜氏皆仲遂與敬嬴之謀今謀既濟矣獨虞姜氏在齊有以謀魯也故宣公即位坐席未温而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蓋齊惠亦負簒弑之惡故不暇責魯特恵姜氏有言於恵公也今既逆齊女而歸則恵益親魯姜氏有言恵有所不信爾故得婦姜則宣公之位定敬嬴公子遂可以無虞故聖人書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公子遂是娶齊之謀本於遂也書婦姜誅敬嬴也婦者有姑之稱姜氏既絶而歸齊婦安得姑書婦姜所以見妾母專政而娶齊之謀遂與敬嬴同之也 家氏鉉翁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挾齊弑君娶齊女爲簒君之婦書以者著其罪也喪娶固當譏而罪有大於喪娶者棄母於齊娶婦於齊春秋所以誅也 李氏廉曰哀姜去姜而書氏今此去氏而書姜哀姜之罪重也 汪氏克寛曰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專以

夫人禮至不稱姜氏而稱婦姜著敬嬴之欲速以姑自居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胡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盖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集說高氏閌曰公既昏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於會盖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立茍得一預

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誤國之罪皆可以逃矣　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歟　呂氏本中曰君母不正孽子簒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泯矣　張氏洽曰文公世子之死在官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家氏鉉翁曰季友受託孤之寄酖叔牙戮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以安行父其孫也乃為賊使齊納賂請會有忝厥祖多矣

余氏光曰傳謂納賂請會也趙氏謂拜成婚也李世熊曰以拜婚之禮行納賂之事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公羊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穀梁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胡傳秦晉戰於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僭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挑囿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集說杜氏預曰胥甲下軍佐胥臣之子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　孔氏穎達曰舜典云流宥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寛五刑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寛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棄之義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釋例曰奔者廹窘而去　逃死四隣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　李氏堯俞曰稱國以放與稱國殺大夫同

劉氏敞曰放之者何宥之以遠者也其言于衛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曷為或稱國以放其大夫或稱人以放其大夫稱人以放其大夫者放有罪也稱國以放其大夫者放無罪也又曰大夫待放者以道去其君者也君放大夫者寛其罪於死投之於遠者也若放驩兜于崇山之類也　張氏洽曰穿以盾之側室而獨免刑之偏頗如此非所以治有罪主諸侯也　呂氏大圭曰稱國以放君與大夫咸與焉晉放胥甲是

也稱人以放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放之蔡人放公孫獵是也　吳氏澂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　汪氏克寛曰放胥甲者弑夷皋之兆也殺胥童者弑州蒲之兆也

案公羊所稱大夫已去三年待放然後放之即孟子所稱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也不及其待而遽放之即孟子所謂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也河曲之戰距今八年晉始放胥甲父蓋所謂待而後放者故公羊以為近正乃胡傳非之謂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遂以為遠於正夫周初千八百國放流以下其獄鰥矣若皆請於王司寇之官可勝理乎胥甲父下軍之佐既非命大夫罪止於放又非專殺乃猶以不告於司寇罪之徒泥於尊王之義而不知其事之不可通是固而

已矣然則其書之柰何曰是責其與趙穿同罪而獨見放也春秋之法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為罪累上則稱國以放而不去其官亦為罪累上蓋胥甲父誠有罪而放之者未盡其道則以累上之辭書以見義焉耳今删節胡傳而復為辨之如此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杜注齊地在泰山牟縣西今萊蕪縣西有平州城屬山東濟南府

左傳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胡傳　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簒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於晉夫簒弒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没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棄人類為禽獸

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絶其黨而後爲惡者孤也

集說張氏洽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霸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適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會者外爲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書齊惠之志以治黨惡之罪與桓公鄭莊垂之會一也晉爲盟主諸侯所取正而齊宋弑君威弗能加魯亂不治見晉之無能爲也　汪氏克寛曰齊惠因歜職之逆得立乎其位故魯宣納賂求會驩然而從蓋同惡相濟耳特齊之彊大足以芘魯故宣公君臣殫意以固結之也　陳氏際泰曰子赤之弑出姜之歸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矧伯餘乎矧齊出乎叔姬之誣舍

之死而弗克問也魯爲齊弱久矣夫以齊之彊不先得其意未有敢動於惡者也仲遂得臣先如齊蓋計而殺之也不先得其意未有敢即於會者也季孫行父繼如齊蓋嘗而親之也書曰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其辭焉無汲汲之意斯其責齊至矣

公子遂如齊

左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胡傳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於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於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内交宫

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集說汪氏克寬曰遂得臣同如齊見公子接而請立之逆謀之始也今既定宣公而拜成於齊逆謀之終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濟西杜注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左傳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

穀梁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

胡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隣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人類滅爲禽獸也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集說何氏休曰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弑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　劉氏敞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非齊取之也齊人取濟西田則何言乎非齊取之我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賂齊爾何言乎齊人取之諱也　孫氏覺曰齊侯之罪隱而

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為昭公取鄆以其取不為己得特書其爵　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彊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張氏洽曰濟西魯故地僖三十一年取之曹者又曰桓公篡立求援於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假曰取蔽罪鄭齊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深戒以利為利孟子論先利後義不奪不饜皆拔本塞源知春秋之微意也歟　呂氏大圭曰春秋書取田邑有伐而書取者如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取防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宣四年公伐莒取向九年齊侯伐萊取根牟十年公孫歸父

伐邾取繹是用兵力以取之也有直書取者如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我取之曹也此年齊人取濟西田齊取之我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以鞌之戰而齊以歸我也此則不用兵力而取之也　黄氏仲炎曰許田入鄭而桓簒成郜鼎入魯而督罪釋濟西入齊而宣位定春秋備書於冊以見利賂之禍如此其極　家氏鉉翁曰魯桓之弒君鄭不預也魯畏其討以是為賂故書假諱之也魯宣之弒君謀出於襄仲事實成於齊惠故直書其事以兩討之蓋田者先祖受之於王魯國之封疆也宣公既簒人之國又割先祖所受之土疆以為齊賂齊惠既輔人之簒又受其賂田以為己有此所謂盜竊之取其罪有大於侵伐之取矣　李氏廉曰春秋内失地不書如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之類以其不能保先祖之土宇乃人君之大惡故諱之也獨此書齊取者已以賂齊非齊之彊取也陳氏曰必有歸之也然後書故濟西書取讙闡

書取亦通　王氏樵曰商人之弒立也惠公惡之終不曰公曰夫己氏蓋惡之之心亦明矣及商人見弒而己代之為君也謂當推此心以自彊於為善矣夫赤之死猶舍之死也接之立猶商人之立也出姜之歸猶昭姬之歸也於商人則惡之於魯之效商人者則不之惡何初心之反耶不過入於襄仲之姦貪於濟西之賂遂至忍心犯義而助其成也

故胡傳以為春秋討賊尤嚴於其黨

秋邾子來朝

集說　胡氏寧曰凡經於朝聘皆不徒書未有書而無義者也宣公為弒君者所立邾子來朝而無貶文者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黃氏仲炎曰邾自僖文之世常與魯抗今宣篡立而反朝之非畏魯乃畏齊也齊悅魯之利邾畏齊之壓而公論不復存矣　趙氏鵬飛曰邾自僖文之世屢為魯所

虐至是因宣公之立而求成焉故來朝然十年而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春秋之世小國之事大國葢亦難矣朝亦被兵不朝亦見伐一唯其欲則兵甲從之豈特邾乎滕杞小國皆然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胡傳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今乃附楚以亟病列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濳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

之也

集說 陳氏傅良曰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列國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自是訖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 張氏洽曰不討有罪圖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僭王之罪大也鄭舍晉從楚故人之 呂氏大圭曰盟會而書楚子自孟始征伐而書楚子自侵陳始次厥貉嘗書楚子矣未加兵於列國也伐麇書楚子矣不過加兵於其與國也征伐而書爵者皆伯之之辭侵蔡遂伐楚侵曹伐衛書齊侯晉侯喜列國之有伯也侵陳遂侵宋書楚子僞列國之無伯而楚執伯權也 李氏廉曰楚莊以文十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休養以有為至此而爭伯矣又曰楚自僖二十七年圍宋至

是而再及宋列國又無伯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穀梁 善救陳也

胡傳 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型紊矣

集說 張氏洽曰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之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 家氏鉉翁曰傳言救陳及

宋不書救宋不與其救宋也宋負弑君大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純於為義然弑逆之賊夫人得而討之也楚討之晉救之故春秋不與其救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棐林杜注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今林鄉城在新鄭縣東二十五里屬河南開封府

左傳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北林杜注鄭地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今屬河南開封府

集說 杜氏預曰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　孔氏穎達曰晉本興師為救陳宋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往會晉師與共伐鄭言于棐林者行會禮然後伐桓

十五年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亦行會禮乃伐與此同也　陸氏淳曰公羊曰此晉趙盾之師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趙子曰案春秋諸侯會大夫者非一何於此獨生義乎穀梁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啖子曰晉師先已書今四國會之自常例爾有何義乎又曰地而後伐鄭疑辭也趙子曰凡衆國共行之理春秋舉大綱示邪正豈有為其聚謀與不謀為例又曰此其地何著其美也案春秋未有師書地為褒之例　家氏鉉翁曰不言晉會四國而言四國會晉嘉四國也諸侯多從楚而四國去楚即晉春秋雖惡趙盾未嘗絶晉也　吳氏澂曰晉師即趙盾救陳之師也陳先代之後而受侵逼伯主所宜救也鄭以畿內之國而附於楚伯主所宜討也惜乎晉伯不競荊蠻方彊晉師能致四國之君聲罪致討不能勝楚而反遺楚禽也

黄氏正憲曰上書趙盾帥師救陳此言四國之君會

晉師方起兵時楚已移師宋境及其逗留在道楚已掠宋退師故宋陳二國得偕曹衛以會盾耳 陳氏際泰曰獨將救陳者急也合將伐鄭者緩也

案胡傳謂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乃謹禮於微之意此蓋本公羊君不會大夫之說而考之春秋則有所未合也謂臣不可疑於君故君不會大夫則會師既然會盟亦宜然乃文十四年盟新城以晉趙盾列數於諸侯之下而不嫌其疑於君何耶僖二十五年盟洮則有莒慶二十六年盟向則有衛甯速成十五年盟戚則有齊國佐定四年召陵侵楚則有齊國夏皆以君會大夫經文列敘而無異辭何其不謹於禮耶然則此書晉師而不書趙盾者其義安在蓋師與大夫等耳好會以同會之人為主征伐則同行之師並重義繫之大夫則必書大夫義繫之師則

師可書不必大夫也杜氏預以為兵會非好會者是也穀梁謂衆之從先地從伐為疑辭此則著其美胡氏亦從之趙氏匡所駁甚明今故不錄公穀及胡氏說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柳侵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崇杜注秦之與國

左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胡傳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諼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吳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弒君於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集說孫氏復曰崇秦與國反加兵於他人之國適足以衆晉之敵耳此謬計也　高氏閌曰晉欲得秦而周者不與伐天子也非也信如公羊之言柳為天子之邑趙穿伐之晉罪大矣春秋曾無文貶之乎　劉氏敞曰公羊曰柳者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者不與伐天子也非也信如公羊之言柳為天子之邑趙穿伐之晉罪大矣春秋曾無文貶之乎　家氏鉉翁曰晉欲求成於秦發一介之使述先君之好而秦成合矣今侵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也　程氏端學曰書此見大夫專兵侵伐亦以序晉靈見弒之漸　嚴氏啟隆曰秦自敗殽以來深結於楚秦晉相惡者數年穆公作誓不復東征二國之兵稍息已而復生釁於令狐戰伐無已其讎已深今方南禦楚退而思求好於秦秦晉之文合則秦楚之好疎我無西顧之憂楚斷同讎之臂斯亦制楚一大機也胡為曲徇穿謀侵崇致怨自此一失明年即有圍焦之師至八年而晉師白狄伐秦十五年而秦人伐晉成九年而秦人

白狄伐晉十三年而晉厲公合八國以伐秦悼公既伯秦數出師以撓之我雖愈深彼交愈固至於吳師入郢秦哀公為之賦無衣楚眞得力於秦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穀梁 伐鄭所以救宋也

胡傳 宋人弒君旣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集說孫氏復曰鄭未服也　高氏閌曰宋怨鄭與楚之侵也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之叛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干戈於外以遂宋之復怨況宋人弑君豈可與之合兵乎　家氏鉉翁曰秋伐鄭爵之今伐鄭人之何哉曰鄭即楚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篡復偕宋伐鄭私也故伐鄭則爵之為宋伐鄭則人之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　程氏端學曰趙盾合四國諸侯而不能服鄭之心為晉宋者盍反己而思乎伐之不服而又伐之兵不以義其能振乎　吳氏澂曰棐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於再伐不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為宋也故獨與宋連兵　李氏廉曰春秋討宋之文一見於四國之伐書人再見於諸侯之會不序三見於趙盾之救不書至是而四貶焉春秋之法嚴矣

甲寅匡王六年**二年**晉靈十四年齊惠二年衛成二十八年蔡文五年鄭穆二十一年曹文十一年陳靈七年杞桓三十年宋文四年秦共二年楚莊七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皆書大夫帥師自此始大棘杜注陳留襄邑縣今河南歸德府睢州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又寧陵縣西南七里有大棘城亦與睢相近

左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胡傳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辭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於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

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集說 杜氏預曰得大夫生死皆曰獲　徐氏彥曰宋鄭皆言帥師師者其將皆尊其師皆衆故也　陸氏淳曰穀梁曰盡其衆以救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趙子曰案軍敗身獲而云不病此說非也但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褒貶乎若欲褒貶之乃足見其不身先士卒爾何得云善也晉侯夷吾之見獲為馬陷濘中師實不敗各依事實而言無煩曲說　孫氏復曰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惡鄭公子歸生與楚比周既敗宋師又獲其帥可謂甚矣　劉氏敞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　高氏閌曰元年秋鄭人與楚子侵宋宋人既為棐林之役以報之是冬

又與晉人伐鄭一役而兩報之遂起此役令鄭師之來宋當明大義以喻之否則慎固封守使鄭不得而犯焉華元乃遽帥師出與之戰於是三軍大敗以至見獲不能效死徒殄民辱國而已　張氏洽曰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罪故書宋及　呂氏大圭曰春秋書戰三十四惟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及此年戰于大棘皆稱帥師者其衆敵也春秋書獲者七惟齊國書及此年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言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吳獲齊國書死也蓋存之殺之皆在既獲之後耳　趙氏鵬飛曰鄭伐宋而以宋主之春秋被伐者為主例之常也楚未嘗伐鄭鄭穆無釁而從楚晉再伐而不反固已悖矣今乃為楚伐宋可勝責乎華元兵敗身獲而無貶辭傷其力不敵而責晉之不救也書敗書獲甚楚鄭也　俞氏皋曰此鄭伐宋也而書宋及何也宋之報復無已故鄭有此師宋不諭以辭命而與之

戰故書及以責焉　吳氏澂曰鄭附楚侵陳宋晉為宋故再伐鄭而皆無功鄭受楚命一戰宋而乃大勝楚之氣益張矣　汪氏克寛曰文定於韓之戰云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經不書伐專罪晉也今考此亦不書歸生伐宋則春秋責宋之意重於責鄭矣　金氏賢曰宋鄭勤民報怨侵伐不已故皆書帥師以著其勞民之罪　季氏本曰歸生帥師伐宋報復之兵也而聽於楚命不義甚矣華元不能反己息爭而輕與之戰至於喪師辱身豈為善謀國哉　黃氏正憲曰左傳云因華元獲樂呂而經無樂者元大將而樂偏裨也

案穀梁以戰于韓不書師敗績而書獲為晉侯失民此先書師敗績而後書獲為華元得衆趙氏匡駁之而李氏廉以為亦有理今求之全經凡不書敗其師而書獲其君與將者二戰韓與襄八年鄭獲蔡公子

變也先書敗其師而後書獲其君與將者五是役與莊十年荆敗蔡師以蔡侯歸僖元年魯敗莒師獲莒拏昭二十三年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沈子滅獲陳夏齧哀十一年齊師敗績獲齊國書也蔡燮固未聞其所以失民者獻舞夏齧國書亦未聞其有得衆之實似當以師將竝重之義為長今故删穀梁而主胡傳

秦師伐晉

左傳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焦杜注晉河外邑括地志陝縣有故焦城今在河南府陝州城内

胡傳 案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與師而報

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彊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憒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集說 呂氏大圭曰晉文之伯秦與有功晉伯之衰秦與有罪城濮之戰秦從晉以弱楚故晉伯而楚衰自文十六年秦黨楚以滅庸而秦為楚役楚方陵駕北方而秦復興師以伐晉是故楚伯而晉衰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敢戰此固伯者之慮也楚莊之雄也通秦以軋晉而秦為楚役矣次于厥貉之後楚方有陵駕諸侯之心同盟新城之後諸侯方有懼楚之志蓋至於今則鄭復背晉以從楚黨楚以侵陳晉方與楚爭則通秦以軋楚可也否則置秦勿問可也而盾之族子曰穿乃與侵崇之謀是啓秦之

爭也宋方敗於鄭而晉復勞於秦非自致之而誰耶張氏洽曰欲求成而反名兵所以深著趙穿之妄動干戈而欲竊兵權誅其意也　趙氏鵬飛曰秦晉自河曲之戰於今七年無疆埸之虞盖亦厭戰爾趙穿無釁而侵崇無損於秦而犯秦怒秦於是有報怨之師書秦曰師曲在晉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陰地杜注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案上洛今西安府洛南縣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其地南阻終南北臨大河所謂河南山北也

又河南府盧氏縣東北有陰地城

胡傳案左氏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於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辭於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列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集說杜氏預曰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孔氏穎達曰諸經貶諸侯之卿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此傳惟稱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諸侯之將不言名氏則實是微者非貶之也趙盾畏楚而還故貶之稱人釋例曰鄭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獲

其二卿此晉之不競也晉於是申命衆國大起其衆將以雪宋之恥取威定伯趙盾為政而畏越椒之盛不敢遂其所志託辭班師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致貶也　高氏閌曰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競反有弑逆之禍於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呂氏大圭曰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可依也率諸侯以討宋乃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為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晉乃芘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蓋有辭於宋也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罷於奔命至一再而未已也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陳氏際泰曰宋襄圖伯而楚成執於壇坫之上曲在楚矣故有城濮之衂宋昭被弑而晉及諸侯昧乎鐘鼓之靈曲在晉矣故有侵鄭之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皋公作獋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

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

首山杜注在河東蒲坂縣東南案首山即首陽山今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南

穀梁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

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諌不聽出亡不逺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

胡傳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辭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於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

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弒君而盾爲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鄭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集說 楊氏士勛曰趙盾與許止加弒是同而許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不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弒於二人者所以見忠孝之至故也忠孝不至則加惡名欲使忠臣覩之不敢惜力孝子見之所以盡心是將來之遠防也　趙氏匡曰左氏云仲尼曰惜也越竟乃免案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弒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爾非

謂越竟即無罪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傳會為此言若然者姦臣令人弒君身越竟而還即為無罪乎

劉氏敞曰左氏叙孔子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非也君臣之際當以義為斷使盾遂去晉國雖未越竟不能討賊非其責也今盾還為大夫雖已越竟苟不能討賊此則罪矣然則盾之免與不免在乎討與不討而不在越與不越也杜云越竟則君臣義絶可以不討賊如杜此言與左氏之說未能自合何也哀八年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安在越竟則君臣之義絶乎吾以為此非仲尼之言 杜氏諤曰盾知靈公欲殺之而心欲弒之是不止同謀而實將弒也春秋不可並書穿盾而擇首罪者以書之亦義之所宜也 孫氏覺曰盾陰弒其君而陽逃其跡實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故孔子以弒賊誅之必待親弒然後罪之則姦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者常當其實矣 程子曰趙穿

弑君人誰不知若趙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之也　朱子曰左氏見識甚卑云孔子曰惜也越竟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討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　胡氏寧曰異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趙盾亡而不反可也反而討賊亦可也盾能討穿司馬昭能討賈充則可免弑君之罪矣故曰春秋誅意二人之不討罪意在於弑君也　薛氏季宣曰君將殺盾而穿行弑君之事則主弑者盾也穿受命而加刃者也在律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威力使令被使為從此春秋之義也　呂氏祖謙曰盾平日所與親厚者惟穿耳故敢行弑君之逆盾歸既不討其弑君之罪反使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則盾之情無所逃矣　家氏鉉翁曰晉襄託孤於趙盾乃求君於秦已而禦秦而立靈公靈反以為憾於是君臣相疑趙氏謀弑非一日矣齊商宋鮑弑君簒國靈公幼弱盾為政為之

定篡竊之位於扈之會盟知盾有他志不能事君矣

吳氏澂曰趙盾專晉國之政幾二十年境内境外知有盾而不知有公靈公既長不堪其偪遂欲殺盾鉏麑受命不肯殺盾而死提彌明救盾而鬬死靈輒内叛倒戟免盾於死則盾之私屬與公徒敵無復有臣禮矣君臣既為仇敵非盾弑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也穿盾之族子平日所愛信之人也弑公而盾乃復穿之弑為盾弑也盾為首惡穿特承意行事者爾盾陽為不知謀以求自免弑君之罪將誰欺乎夫子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自三傳以來説者多方為盾分釋則是亂賊不可以欺聖人而乃可以欺後儒也　郤氏寶曰春秋之筆莫大於斷弑君之獄斷弑君之獄尤莫大於微顯闡幽之二三策者是故晉夷皋之弑舍穿而歸盾鄭夷之弑舍宋而歸歸生楚虔之弑舍觀從而歸比齊荼之弑舍朱毛而歸乞

高氏攀龍曰靈公之立本非盾意及專國政國不

知君靈公不堪故欲殺盾觀靈輒内叛提明格鬬無復臣禮矣堂上之甲方興桃園之攻隨至及其反國非獨置賊不討反使使往逆新君則盾之為弑又誰揜乎

附錄左傳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 定王元年 三年 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年衛成二十九年蔡文六年鄭穆二十二年曹文廿二年陳靈八年杞桓三十一年宋文五年秦共三年楚莊八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羊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胡傳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

來漸矣春秋備
書其義自見

集說 范氏甯曰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譏宣公不恭致天變　高氏閌曰魯僭郊禮久矣隱桓莊閔不書者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變異而書也　張氏洽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春秋所以特書之　黃氏仲炎曰魯郊僭禮也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是於僭禮之中又知天意之不享也　家氏鉉翁曰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一書十有六言辭煩而不厭著其變異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矣宣公簒弑逆理亂常持是褻帝故天譴之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郊牛災而改卜者四此年改卜之牛又死成七年鼷鼠又傷改卜之牛故皆廢郊定十五年哀元年鼷鼠傷郊牛

改卜牛而不復變異皆行郊禮故知不郊者非悔非禮而不郊實以郊牛之㳺有災傷不得已而不郊特書乃不郊猶言乃還乃復乃克葬乃者繼事之辭所以著不郊之由繫於郊牛之變異也經書不郊者四成十年襄十一年皆以卜不吉而廢郊則魯君之誠意不足以格天此年成七年牛災廢郊而皆猶三望則天示譴告之意而不知止也

猶三望

左傳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胡傳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九宇宙之内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

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内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辭

集說吳氏澂曰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許用王禮四望闕其一殺於天子然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　汪氏克寛曰襄七年三卜不吉而免牲十一年成十年四卜五卜不吉而不郊雖曰不郊非其本意然因是而止猶庶幾焉僖公末年免牲猶三望此年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可已不已不當為而為其過益甚矣

葬匡王

胡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

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集說　徐氏彥曰去年十月天王崩至今年春未滿七月即文九年傳所謂不及時書也　呂氏大圭曰經書王崩而葬者四葬桓王葬匡王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也葬景王則叔鞅也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為公親往可乎　家氏鉉翁曰桓王七年而後葬譏緩也匡王四月而亟葬譏速也

附錄左傳　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郔杜注鄭地或云即廩延今開封府之延津縣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渾戶門反公作賁渾戎後同穀無之字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策

胡傳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不分楚又至洛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於

集說杜氏預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於伊川遂從戎號　陳氏傅

良曰楚伐陸渾窺周室也　呂氏祖謙曰楚莊王之在春秋時皆謂之賢君如左氏載其築京觀之事甚詳亦以為賢考其觀兵於周問鼎之大小輕重則傲然有篡逆無君之心雖有終身之小善亦蓋覆不過

趙氏鵬飛曰陸渾在伊洛之間逼近王城楚於陸渾無絲髮之憾莊王之兵非疾陸渾也蓋將撼周鼎焉霸業以尊周為義舍尊周無以令諸侯而莊王首犯天下之忌其不能霸諸侯而徒為戎首無足怪者

夏楚人侵鄭

左傳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傳案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

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集說 家氏鉉翁曰晉靈惟貨是徇是以失鄭成公繼世雖未有大過人而鄭遽棄異即同蓋人心義理之同然非威驅勢迫所能得也不然趙盾合諸侯之師以伐鄭略無成功今息兵踰年鄭何為而自至乎 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人侵鄭惡楚莊圖伯之急也 趙氏孟何曰先是傳載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矣然何以不書以鄭之反覆乎晉楚之間非得已也故書晉楚之侵伐則鄭向背可知而凡以侵伐取成者不悉書雖晉君自將亦不書 余氏光曰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人侵鄭惡楚莊也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經

集說 許氏翰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齊國棟撓之時也 張氏洽曰赤狄狄之別種謂之赤狄白

狄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洺州春秋赤狄之地家氏銓翁曰狄忽分為二春秋著赤狄白狄之號其後晉滅赤狄因其分也先儒以赤狄為唐叔子孫似未然　余氏光曰赤狄隗姓别為一種在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即古黎國也其種有潞氏甲氏留吁壤地相連者也赤狄距齊甚遠今其侵齊始見於經

宋師圍曹

左傳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舘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傳　案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於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

能反躬自治恃衆彊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集說 高氏閌曰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内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之國不亦左乎 家氏鉉翁曰宋鮑大罪未討以兵伐人春秋書之即所以惡之不待貶斥而見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傳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

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於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南里杜注鄭地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疑即此　葉杜注楚地南陽葉縣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

葬鄭穆公 穆公作繆

集說　趙氏鵬飛曰葬不月闕文也丙戌卒而丙戌葬無是理矣諸侯五月而葬今十月卒則葬在三月之間爾鄭之速葬者歸生之謀也歸生將不利於嗣君故速葬而成其逆焉　吳氏澂曰速葬禮不備

也

丙長 定王二年 **四年** 晉成二年齊惠四年衛成三十年蔡文七年鄭靈公夷元年曹文十三年陳靈九年杞桓三十二年宋文六年秦共四年楚莊九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郯國名漢置郯縣地理志故郯國也今為郯城縣屬山東兖州府故郯城在縣西南境　向杜注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古承縣在今嶧縣西北一里去莒誠遠寰宇志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參會道里差為近之今州屬山東青州府

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

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穀梁 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伐猶可取向甚矣

胡傳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疆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繫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彊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彊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集說 啖氏助曰公羊云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聖人設教豈為魯欲取向而妄加莒事乎 趙氏匡

曰穀梁云弗肯者可以肯也案書不肯者明莒非以他事見伐且譏公又曰伐莒義兵也案非王命又非侯伯安得稱義乎　劉氏敞曰何言乎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譏何譏爾平莒及郯義也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伐莒彊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己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王氏樵曰及有二義及齊公之志也及郯以大及小也　高氏閌曰莒郯相怨而郯乃魯婚姻之國公欲為郯平莒而挾齊以為重公之義不足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肯者心以為然而從之也曰莒人見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後書郯伯姬來歸則郯亦不能固其好也　張氏洽曰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

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為利也　以　趙氏鵬飛曰周禮有調人諧和萬民之難合方氏除邦國之怨惡則平者固君子之事也惟義故能平人之不義己為不義何以詰人之不義哉莒郯有疆埸之怨能直己而平之二國何辭而不屈惠宣負大逆之名於天下冒覥顏而平莒郯宜莒郯之不肯也然莒不肯齊不伐公獨伐之蓋主是平者魯也宣恥於不肯則不能無怒故因伐而取邑焉則其惡尤出齊惠之上信乎其為宣公也春秋諱內惡而此辭頗不殺略無隱避之文聖人於此蓋誅之重矣向在莒魯之間隱二年莒人入向向遂滅地屬莒至是為魯所取焉　家氏鉉翁曰魯之與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其不肯也宜哉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無道甚矣以濟西賂齊而責償於莒春秋首書公及而終之以取向深責之也　王氏元杰曰魯挾彊

齊以平郯莒假力以為義也及其不服取向而還假義以為利也春秋書及以見公之所欲書取以著貪利之罪 李氏廉曰宣公平莒郯而伐莒取向正與桓公平宋鄭而伐宋戰宋相類葢二公皆不義失平怨之本也 汪氏克寛曰凡書侵伐多不言其所事惟晉陽處父伐楚先言伐而後言以救江宣公伐莒先言平莒不肯而後言伐皆指言其事然救江雖非其道而其名則善平莒之名雖善以不肯而至於伐取則又甚焉屬辭比事春秋之權衡見矣

秦伯稻卒

集說 家氏鉉翁曰秦之卒葬或名或不名或葬或不葬秦不告史闕書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凡弒君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胡傳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竝

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師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集說陸氏淳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子家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縱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謂此也與書趙盾之弑義同　陳氏傅良曰歸生為正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於歸生乎謀先然而弗禁則賊由歸生而已矣故歸生之弑公子宋啓之不以罪宋而罪歸生　張氏洽曰歸生位為上卿久執大權國事由已乃不能鎮服姦邪遏絶萌蘖又脅

於邪謀挠而從之位尊責重故春秋定為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法而明事君之義也　呂氏大圭曰宋欲弑而不敢發先以語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勢在歸生而輕以徇人其為首惡宜矣　吳氏澂曰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為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　程氏端學曰先書歸生帥師而終之以此見大夫專兵國之禍也鑒戒昭矣　鄭氏玉曰凡人同惡相濟非同有是心則不敢同謀是事惟歸生有無君之心故宋以無君之事謀之觀鄭人討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則通國以為首惡何必孔子歸獄歸生哉　金氏賢曰鄭之兵權在歸生歸生一聞逆謀當權其難易緩急而處之可告則告之可誅則誅之豈有身為大臣手握重柄反制於賊而從其逆哉春秋書歸生弑君非赦宋

也葢歸重於歸生耳

案左氏謂弑君稱君君無道也非也君雖不君臣安可以不臣乎又以歸生為權不足而譏其仁而不武亦非也歸生位上卿握兵柄何得以為權不足乎亂臣賊子豈可以仁稱之者乎故删而不録

赤狄侵齊

集説高氏閌曰以齊之彊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簒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

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

集說 高氏閌曰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亟朝於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 家氏鉉翁曰公比年如齊皆備書之非惟危公亦以正齊侯黨篡之罪 汪氏克寛曰宣公以篡得國上不畏司馬九伐之誅下不畏鄰國大夫沐浴之請固以始謀於齊繼薦賄焉而惠公援之甚力爲足恃也而不知彼能制吾死生之命安危榮辱繫於齊君大夫嚬笑之頃明年高固使齊侯止公宣公得不甚懼矣乎盟會之書至始於桓公之盟唐朝大國而屢書至始於宣公之如齊春秋蓋危桓宣之不得逞而又歎其不見討也

附錄左傳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

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於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皋滸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汏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

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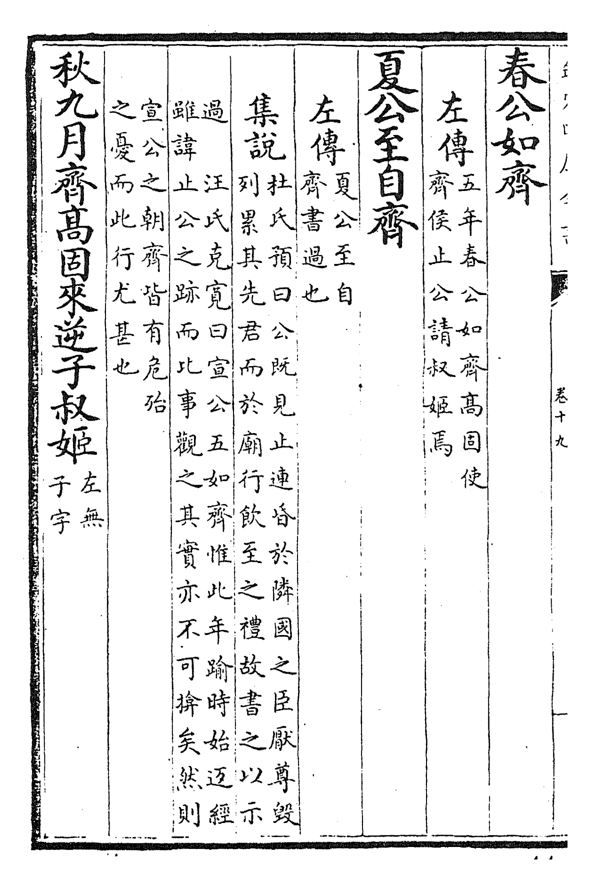
轑陽杜注楚邑漢武帝延和二年封江喜為轑侯即此　烝野杜注楚邑　漳澨杜注漳水邊漳水出新城沶鄉縣至當陽縣東南五十里與沮水合名合溶渡當陽今屬湖廣安陸府　皋滸杜注楚地路史英六貳軫皆皋地皋陶之所封也後皆屬楚　郧杜注國名通典郧或作鄖今湖廣德安府安陸縣有鄖城古鄖國也　夢中杜注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今湖廣德安府雲夢縣治是也

冬楚子伐鄭

左傳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集說 杜氏預曰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張氏洽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明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 趙氏鵬飛曰鄭弑其君諸侯不問而楚伐為有辭雖楚兵之興志於得鄭非為討罪而來也然其兵之壓境未必不以是為辭聖人亦因其辭而權與之非予楚也責晉重矣 李氏廉曰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成公即位之後楚兵再至鄭矣

丁巳定王三年 五年 晉成三年齊惠五年衛成三十一年蔡文八年鄭襄公堅元年曹文十四年陳靈十年杞桓三十三年宋文七年秦桓公榮元年楚莊十年



春公如齊

左傳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左傳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集說　杜氏預曰公既見止連昏於隣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之以示過　汪氏克寛曰宣公五如齊惟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比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揜矣然則宣公之朝齊皆有危殆之憂而此行尤甚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

左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穀梁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胡傳案左氏公如齊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

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彊大來娶於鄭子產辭而却之使舘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彊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榦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弱其妾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集說 杜氏預曰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 孔氏穎達曰僖五年公孫茲如牟注云娶於牟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然則此高固亦是因來聘而自逆也經書公孫茲如牟是以聘為文此高固以逆為文不言聘者此二者皆以非君之命不得越竟請君行聘而因自逆妻本意為逆不為聘也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則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書聘内外之異文耳 揚氏士勛曰莒慶已發傳今重發之者莒慶小國之大夫高固齊之尊卿而娶公之同母姊妹嫌侍之禮殊故發傳明其不異也 高氏閌曰高固之娶叔姬之嫁齊許之來魯與之婚皆非禮也 黄氏仲炎曰魯宣公以不義得國倚彊齊以自固土田薦賄玉帛造庭舉千乘之國惟齊是聽今遂見偪於齊連昏於齊之大夫而不敢違焉此孟子所謂人役

者也　趙氏鵬飛曰高氏齊之望也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則高氏蓋世秉齊政矣齊君要魯而利之齊臣要魯而娶之魯之辱大矣宣公尚以位為榮乎　齊家氏鉉翁曰脅而求昏己為不可而又以大夫伉禮於國君所以陵暴魯國者甚矣春秋書之責魯也責齊也正高固陵犯之罪也　吳氏澂曰宣公負簒國之罪倚齊以安數朝數聘卑身事齊猶以為未甚至齊之臣彊娶其女甘心與之而不敢違自為之主如敵體然蓋身為不義故忍恥辱而屈於人下如此曹子臧吳季札彊與之國義不肯受不降其志而常伸於人上者果何人哉

叔孫得臣卒

集說　黃氏震曰其卒不書日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或云闕文者恐近之也　汪氏克寬曰莊叔

也子僑如嗣
是為宣伯
案得臣卒不書日闕也胡傳據何氏休説以為得臣不能止仲遂逆謀故削去其日非也仲遂身為逆者其卒也且書其日而況得臣乎又季孫行父亦奔走齊國助成逆謀者其左右仲遂尤力而卒亦書日何獨誅於得臣今故取黄氏震説而删胡傳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傳冬來反馬也

公羊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穀梁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胡傳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過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昏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集說何氏休曰禮大夫妻歲一歸寧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魯負教戒故書高固明失教戒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

范氏甯曰高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

孔氏穎達曰

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高固反馬則大夫亦當留其車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婦至質明見於舅姑若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祭因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 啖氏助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竟非禮也 劉氏敞曰何言乎高固之來譏何譏爾子叔姬來可也高固來不可也子叔姬來何以可高固來何以不可也嫁女者父母在則歸寧大夫非君命不越彊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專行之辭也 高氏閌曰子叔姬不冠夫氏者承上高固及之也 黄氏仲炎曰齊高固脅娶魯女而挾以歸寧魯國之恥也 家氏鉉翁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竝行高固列國之卿而挾婦俱來前日以臣伉君猶以為未足更挾婦以要魯宣舘甥之禮宣固無所嫌魯之宗廟朝廷實重為之辱矣

楚人伐鄭

左傳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集說 高氏閌曰去。冬之伐稱楚子所以譏鄭也今稱人罪楚也 張氏洽曰屢失機會大義不立營營救鄭以致楚人益陵諸侯攜貳兹晉之所以失道歟 家氏鉉翁曰經書楚伐而不書晉救者歸生弒君晉當出師討賊今旣更歲因楚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當討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爲鄭討賊即所以存鄭楚師將不禦而自去何勞救乎 李氏廉曰此書人者即胡氏所謂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故傳稱子經書人貶之也楚兵三至鄭矣

戊午 定王四年

六年

晉成四年齊惠六年衛成三十二年蔡文九年鄭襄二年曹文十五年陳靈十一年

杞桓三十四年宋文八年
秦桓二年楚莊十一年

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六年春晉衞侵陳陳即楚故也

左傳

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

公羊

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内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

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摰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户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宫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

獒亦踏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絶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宫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乗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乗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説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

胡傳 案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於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己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内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孫氏復曰陳即楚故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人請成

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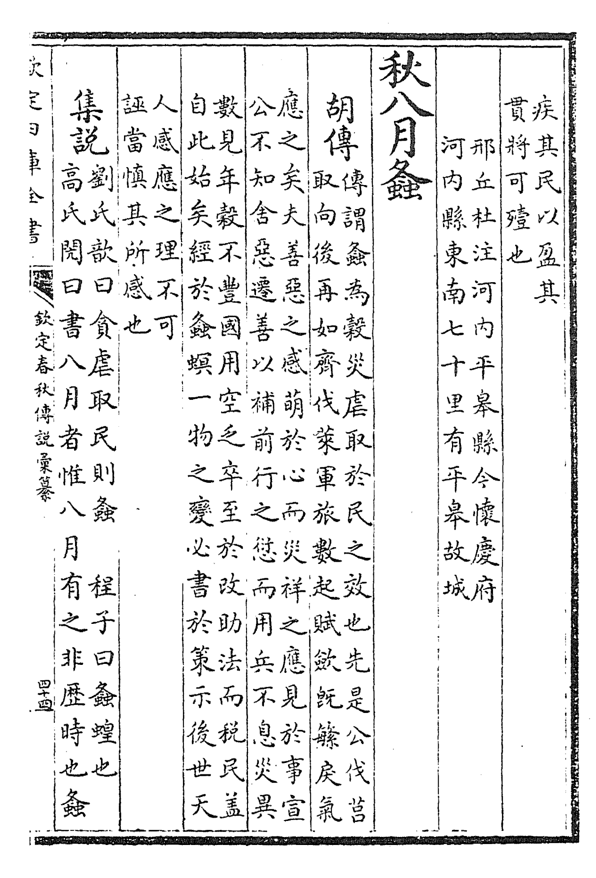
劉氏敞曰公羊曰趙盾弒君何以復見此問之迂者意欲發盾非弒君也不知例不可通也凡弒君復見者寧止盾乎以謂盾復見則非弒君宋萬復見亦非弒君乎又曰穀梁曰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非也將尊師少稱將此通例也為穀梁者皆用之矣何忽昏妄乎 高氏閌曰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孫免加兵於其國故書侵以正主盟者之罪雖以陳背晉即楚亦以晉救之無功故也 陳氏傅良曰趙盾之罪嘗著於春秋其再見曷為無貶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則凡人而已矣 趙氏鵬飛曰晉成之立得鄭而失陳鄭所以來歸者以鄭襄繼故而立晉成亦繼故而立同惡相求耳而陳所以從楚者以楚之彊而晉權在趙盾不足以庇已也晉內不修德以來諸侯而徒恃兵以服陳果能得陳乎今盾及衛孫免侵之亦然爾黑壤之盟陳卒不

與其後乍歸晉而楚又伐之陳復為楚有陳特視其彊弱以決從違之計實非心服也晉楚爭陳自此始故聖人詳錄之　朱氏睦㮮曰四明豊氏曰趙盾身負大逆而預國事再見於經者足以見晉無臣子耳公羊謂復見則不為弒君豈不謬哉盖弒君者其後有非禮非義之事則見無則不復見矣盾之見者以與衛孫免侵陳耳

案公羊敘趙盾之事與左氏畧同而責盾以不討賊意亦與左相近惟以趙盾復見為盾非弒君則於義未安宜劉氏敞引弒君之復見以駁之也今故仍存公羊而刪其首二句

夏四月

附錄左傳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於齊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



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邢丘杜注河内平皋縣今懷慶府河内縣東南七十里有平皋故城

秋八月螽

胡傳 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於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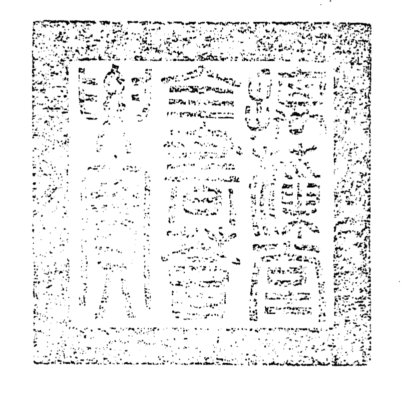
集説 劉氏敞曰貪虐取民則螽 程子曰螽蝗也

高氏閌曰書八月者惟八月有之非歷時也螽

為農災王道所重令以月書則為災不久異於以時書者矣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螽災者十有六而宣公之世有四焉蓋身為不義而貪暴於民是以致天災之亟數也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名　桓公逆王后於齊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王　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

己未定王五年　**七年**　晉成五年齊惠七年衛成三十三年蔡文十年鄭襄三年曹文十六年陳靈十二年杞桓三十五年宋文九年秦桓三年楚莊十二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　來盟前定也

胡傳　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

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集說　趙氏鵬飛曰良夫之來為晉求魯也魯宣以援立之賜事齊而外晉晉成立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久睦於晉伐宋鄭侵鄭侵陳衛無不從役魯宣未嘗與晉人之會盟征伐也故晉將為黑壤之會而俾衛求之文十三年晉為新城之役於時魯睦於晉而為晉求衛衛成從之遂同新城之盟今衛成睦於晉而為晉求魯魯何辭而不從哉故冬遂同黑壤之會交相求以尊盟主所以外楚而為自安之計也故聖人與之無貶辭焉然衛使良夫來聘足矣安事乎盟蓋晉之責衛也篤而魯之比齊也深使魯陽許衛而陰外晉則衛必得罪於晉故盟之以固其會晉之心也至黑壤之會則公親會之蓋重夫渝盟於衛

歟　家氏鉉翁曰魯宣因齊得篡不事晉矣晉將有討衛人來告欲魯之預於會也非若齊晉大夫脅而求盟是以無譏　程氏端學曰外大夫來盟者五而稱使者二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及此孫良夫是也直書來盟者三閔二年齊高子僖四年楚屈完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是也　汪氏克寬曰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言來而與公敵禮可知外大夫之伉尊魯君之失列不待貶而自著矣宣公倚齊篡國晉為盟主缺於修好故與衛結盟而不能追霸者之討蓋於已有慊而欲藉小信以免辱其足恃乎然魯衛兄弟之國解紛救患迭相為援衛成之執僖公為之納賂於王與晉侯而得免黑壤之止疑亦衛成言於晉而以賂得釋耳

案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良夫奉命之時未必即有盟期故不書日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杜注萊國東萊黄縣今屬山東登州府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

集說 劉氏敞曰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非也古者行師非無奇術祕策以紿人者也諸侯相率而討罪伐畔則是與謀已焉有連兵合衆人君親將而曰不與謀者哉且用左氏考之凡先謀而後伐者稱會多矣不必云及也 高氏閌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與兵以陵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 高氏攀龍曰及者内爲志會者外爲主伐萊齊志也故書會

案左氏所謂與謀者彼此同欲伐是國也故曰及所謂不與謀者他國欲伐之而我特以兵從之也故曰會萊在齊之東魯在齊之西魯於萊中隔一齊素無嫌隙特以齊欲伐之而魯往助之耳故書曰會若曰齊侯往伐而公以師往會也劉氏敞駁之謂安有連兵合衆人君親將而不與謀者誠爲有理然左氏所

謂謀者始事之謀劉氏所謂謀者臨事之謀故二說可以竝存

秋公至自伐萊

胡傳 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彊陵弱是以爲此舉也

集說 王氏葆曰萊初無召兵之釁公與齊侯伐之不過陵弱暴寡而已　趙氏鵬飛曰萊爲齊患而魯會伐之魯侯之服役於齊固矣魯民何負而從齊役邪君負於齊而民償之爲魯民者何不幸哉爲齊伐萊而書曰至自伐萊彼何功於魯而飲至於魯廟宣公必有以誑其祖矣　汪氏克寬曰春秋以來桓致伐鄭莊致伐衛伐戎僖致伐楚伐鄭圍許他侵伐皆不致今而伐萊萊微國也特書至者竭志從人而

不思力之不足聲罪伐人而不察已之有玷兵出踰時煩民毒衆爲宣公危之也前此伐莒後此伐杞皆不致聖人蓋有深意矣　季氏本曰以其險遠得歸爲幸而飲至也

大旱

胡傳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集說 杜氏預曰書旱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家氏鉉翁曰去歲秋螽今茲大旱而爲鄰國伐無罪以自戕其人春秋志其不恤天災而輕用民力所以貶也　汪氏克寬曰旱之爲言悍也上之人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則旱災應之宣公連歲事齊煩於朝聘兵戎之事故先乎伐萊而螽爲災後乎伐萊而旱

爲虐猶不知警而重取於民葢不至於税畝不已也

季氏本曰春秋之中凡大雩書秋書冬舉一時者一雩不雨而至於三月皆雩也三月皆雩則大旱矣而皆不書旱因雩以見之耳此獨以大旱書者不雩故也宣公以六月爲龍見之雩故秋旱不復再雩是愛牲樂怠而無恤民憂國之心也

附錄左傳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黒壤今山西澤州沁水縣西北四十里黒嶺周宇文泰改爲烏嶺寰宇記云即春秋晉黒壤也

左傳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黒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黄父杜注即黑壤

胡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集說杜氏預曰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陳氏傅良曰晉靈公之會同皆不序自黑壤而下復序諸侯何也垂隴之役初以大夫會盟自以大夫會盟而後不序諸侯不序諸侯猶責霸者也終靈公之篇則諸侯無貶矣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自隱而下君恒稱君貶人之故諸侯多貶辭焉自文而下大

夫恒稱大夫貶人之故大夫多貶辭焉諸侯不勝貶則政在大夫矣大夫不勝貶則陪臣執國命矣　黄氏仲炎曰黑壤之會晉人止公以賂免焉蓋宣為不義不特齊人得以無道加之而晉人亦得以無道加之也　程氏端學曰此會終不能以服楚不旋踵而滅舒蓼伐陳矣　李氏廉曰自文公以來魯以不朝討魯者再見矣文公二年辱以處父之盟今年不與黄父之盟晉固可責也而文宣之不能謹於禮以至衰敗亦有由矣　汪氏克寛曰文公以不朝晉而見討處父之盟書其事而不書公以諸侯之立當朝王而不當朝晉也其罪未可深責也宣公亦不朝晉而見討黑壤之盟書公而不書其事以連歲朝齊則亦當朝晉其罪實不可逭也是文公之辱其責在晉而宣公之辱宜自責也雖然忽盟主而不事缺於朝聘之禮特小過耳宣公簒立得罪於君父兄大惡也晉人略大惡而問小過蓋當時霸者逞其私欲惟利之

求故罪其慢已以取賂而已矣使晉成之討如晉厲之執曹成而歸諸京師則殘正之刑復何逃耶春秋爲尊者諱冬會而春書至考其故而義自見矣　陳氏際泰曰春秋榮義不榮勢黑壤之不與盟諱之也辱也沙隨之不見公著之也榮也

庚申定王六年 **八年** 晉成六年齊惠八年衛成三十四年蔡文十一年鄭襄四年曹文十七年陳靈十三年杞桓三十六年宋文十年秦桓四年楚莊十三年

春公至自會

集說 高氏閌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不舉公夏會伐萊而秋至冬會黑壤而此年春至其間大旱之不恤而區區以侵伐期會爲急　吴氏澂曰宣公篡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衞欲爲晉致魯故去春使

孫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會縱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不得與盟之辱亦必懷疑而自危故此書至而自是不敢如晉矣　汪氏克寬曰前此會平州不至納賂於齊則無危殆之患此特書至以公見止於晉踰年始返也盟會常事不致桓文之盟會皆不致也牡丘于淮則桓公之衰新城則晉伯在大夫他未有書至者也宣公致黑壤與斷道前則見討於晉後則與晉謀討齊皆危殆之事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　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穀梁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不專公命也

胡傳　至黃乃復塞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

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馬上介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於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辭其曰復事未畢也

集說　何氏休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　杜氏預曰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陸氏淳曰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文正倒也　當為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匄聞齊侯卒乃還皆不復更往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復者事畢

也非也遂受命而行辭病而反此春秋所惡也乃加事畢之文爲之文過何以訓事君呂氏本中曰昭公如晉亦有疾乃復矣今不云有疾人臣不當以疾廢君命昭公可以疾止仲遂不可以疾止也張氏洽曰罪其違君命也與公孫敖不至而復同汪氏克寛曰乃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士匄之乃還專而合於義者也仲遂之乃復專而不合於義者也又曰敖言不至則實未嘗如京師遂言至黃而下書卒則知有疾而返是敖之罪視遂尤重也

案穀梁以復爲事畢胡傳以爲事未畢二說不同胡氏爲長蓋至黃乃復則中道而返事未畢也乃字之義穀梁以爲亡乎人之辭謂其知有已不知有人雖國君之命鄰邦之好俱不復顧而惟直行已意也與胡傳所謂無其上者辭異而意同汪氏克寛以爲繼事之辭而有專意則語意更爲圓足而實無所異也

縣境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大音泰垂杜注齊地當在山東兖州府平陰

公羊 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穀梁 是不卒者也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胡傳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荅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

變法之端爲後世戒

集說　杜氏預曰仲遂卒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　孔氏穎達曰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於房房是魯地卒於竟內故不書其地垂是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也　劉氏敞曰大夫卒稱名仲者字也其曰仲遂何譏何譏爾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爲可譏奈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又曰穀梁曰其曰仲疏之也非也即春秋欲疏之何不但書遂卒若無駭與挾乎且春秋欲疏弑君之臣不書其氏反書其字何爲哉　陳氏傳良曰大夫卒恒稱名其兼字之何自是仲氏世爲卿故譏之也　張氏洽曰仲遂得罪於文公以翬不書卒例之不當書卒因事之變卒之也書仲遂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季友之於僖公同

有輔立之恩故亦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　吳氏澂曰有事者時饗之常禮也先儒謂此爲時祫　秦溪楊氏云四時禴祠烝嘗祭羣廟禮煩乃於太祖之廟合高曾祖禰之主共祭之今案禮有一犆一祫之說或分饗於五廟或合饗於太廟合饗則書有事于太廟分饗則書四時祭名時饗常事不書欲知仲遂以祭之日而卒故書　齊氏履謙曰公子遂而曰仲遂者世仲氏也大夫世有自其身者有不自其身者世自其身故卒曰季友曰仲遂曰叔肸不自其身故卒曰公子牙奔曰公子慶父　李氏廉曰有事只時祭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正義以爲此禘祭者非也仲遂之子爲公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爲仲氏見成十五年

案仲遂不書公子杜氏預謂蒙上文固亦近理然其實弑君之賊春秋所誅故於其死而書名以絶之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傳 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 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胡傳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辭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集說 檀弓仲遂卒猶繹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何氏休曰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祭必有尸者節神也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廢置也置者不去也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　楊氏士勛曰案少牢饋食之禮卿大夫當日賓尸天子諸侯明日賓尸者天子諸侯禮大故異日爲之卿大夫以下禮小故當日即行其三代之名者案爾雅云夏曰復胙殷曰肜周曰繹是也謂之復胙者復前日之禮也謂之肜者肜是不絶之意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禮也　石氏介曰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繹則祭爲重而繹爲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有國者當圖其稱也　孫氏復曰仲遂

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仲遂之罪則當爲之廢繹何者君臣之恩未絶也　呂氏祖謙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　朱子曰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　王氏元杰曰遂爲國卿卒而猶繹非所以待大臣之禮萬入去籥又非事神之誠春秋特書以誌其失　李氏廉曰猶爲可已之辭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去樂卒事爲得禮此以猶繹爲失禮皆記事之變也又曰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繹而猶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竝行而不相悖也

趙氏汸曰春秋書大夫卒猶繹者一書去樂者一禮樂者先王大典其節文之末皆精義所存諸侯不得妄有損益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故祭畢聞大夫卒則宜廢繹當祭而涖事大夫卒則

宜去樂一失一得史皆書之明禮樂王者一代之定制雖有大故不敢輒變以謹亡失之漸也

案遂誠有罪宣公既以大臣任之則宜待以大臣之禮戴記謂卿卒不繹乃遂卒而猶繹故聖人書以譏之也杜氏預以萬爲舞名無干舞籥舞之别公羊以萬爲干舞籥爲籥舞則文武分焉二說不同孔氏頴達詩疏從鄭箋以萬舞爲干舞而此條則依違其間未有定解今觀隠五年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則萬兼文武舞明矣婦人之廟豈得專用武舞乎毛氏詩傳以干羽爲萬舞呂氏祖謙以萬爲文武二舞之總名朱子亦用其說則公羊非也今故删之

戊子夫人嬴氏薨

公穀作熊氏

胡傳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於

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大廟秦人歸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於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茍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集說 啖氏助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非 趙氏匡曰公穀竝云熊氏又諡為頃據理頃為惡諡不應公母加惡諡當從左氏為敬嬴 趙氏鵬飛曰文四年書逆婦姜于齊十八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則文之夫人既絕矣而宣元年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婦者有姑之稱姜氏已絕婦安得姑所謂姑者嬴氏也宣公殺大子絕嫡母而奉妾母蓋自元年已然矣其私事襄仲殺惡及視絕嫡夫人皆嬴氏之謀則嬴氏蓋魯之元惡歟故聖人於元年書婦姜則見其以妾為姑而於此復書夫

人嬴氏卒則宣以妾母爲夫人而妾母專政之罪於是著見矣　家氏鉉翁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弒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於是尊其母成風爲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不終則僖亦未敢遽如此今敬嬴之事則異於是嬴以嬖妾私事襄仲弒子赤立宣公逐嫡母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出姜無罪爲賊臣悖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嬴與其子弒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比而誅戮王室不競列國無伯得以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於路後八日嬴隕於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　汪氏克寛曰春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爲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爲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於策讀者比事以考之雖微傳而嫡妾之分明矣

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始見經

左傳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胡傳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狄以伐之直書於策貶自見矣

集說高氏閌曰殽之役書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考之白狄爲主也　家氏鉉翁曰秦晉息兵趙穿興伐崇之師致秦復加兵於晉趙盾不知自反乃率白狄伐秦春秋不與也　李氏廉曰晉絕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晉與秦自侵崇起讐七年而未已晉昏狄而結以伐秦其罪大矣故自此至成十三年吕相絕秦皆連兵之事秦康共晉襄靈之後晉成秦桓之交兵又始於此

宗秦晉爭伐不已而荆楚彊盛之勢成矣此下即書楚人滅舒蓼比事以觀其意自見

楚人滅舒蓼

公作舒鄝　舒蓼杜注二國名孔氏穎達曰二國傳寫之誤當云一國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故舒城是也

左傳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滑杜注水名當在今江南廬州府東境　吳杜注吳國今吳郡孔氏穎達曰譜云吳姬姓周大王之子大伯仲雍之後隋改蘇州宋置平江郡陞平江府元改府爲路明曰蘇州府今仍之　越杜注越國今會稽山陰縣孔氏穎達曰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自號於越隋置吳州尋改越州宋高宗陞爲紹興府今仍之

胡傳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吴越勢益彊大經斯世者當以爲懼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集說趙氏鵬飛曰舒同宗而異國故得謂之羣舒杜氏以舒蓼爲二國疎矣舒庸舒鳩豈亦兩國乎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集說何氏休曰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于邲　陸氏九淵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歷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爲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况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

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爲君爲父苟有食之斯爲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附錄左傳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嬴公穀作頃熊

左傳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胡傳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於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於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辭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

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即位爾

集說 范氏甯曰宣公立妾母爲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也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義與成風同

陸氏九淵曰襄仲殺大子惡敬嬴爲之也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爲是也 吳氏澂曰僖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逢君之意而尊爲夫人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公羊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穀梁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胡傳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大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

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遷於廟祖於庭塴於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

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集說何氏休曰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范氏甯曰徐邈曰案經文是已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已丑而卻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　孫氏復曰敬謚嬴姓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經言已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是已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浹日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案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　孫氏覺曰孔子葬母雨壞其墓門人修之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蓋

雨則常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不克葬蓋譏之也　汪氏克寬曰禮記孔氏正義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今考此年上書葬我小君敬嬴而下書雨不克葬則及葬而雨也苟在廟未發則當云庚寅葬而不云已丑葬矣季文子適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宣公昬乃不豫備遇雨之具乎穀梁譏不克葬而左氏以爲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於此者有謂雨而無害於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爲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爲失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春秋之書將以垂法於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張氏溥曰孝子事親莫大乎葬禮庶人葬不爲雨止豈國君而獨無備乎冬有母喪明年春即如齊

朝會其哀心之微也久矣

案雨不克葬當從穀梁喪不以制之説左氏以爲禮又謂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懐也非也卜葬當先遠日以見懐親之情既卜而葬矣乃以喪制不備而失其所卜之吉不懐莫大焉何禮之有

城平陽平陽杜注泰山有平陽縣今山東濟南府新泰縣西北四里平陽故城是也

集說高氏閌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　陸氏九淵曰宣公葬母不能爲雨備不易時而遽興土工罪不可逃矣　趙氏鵬飛曰左氏曰書時也且左氏例水昏正而栽水昏正夏之十月非周之十月也今見書十月遂謂之時是不識夏周正朔之異也　李氏康曰城平陽三傳皆無説豈非黒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

左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集說

高氏閌曰陳以晉衞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　陸氏九淵曰前年晉衞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於滑汭盟吳越而還其疆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晉國之君臣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趙氏鵬飛曰舒蓼楚之與國也無罪而見滅宜陳之懼而叛楚也然晉成亦無足依者故楚師伐陳而復爲楚焉扈之會陳侯不在既而荀林父伐陳則今日之師楚復得陳矣嗚呼陳不幸而當晉楚之衝使有桓文之君則陳固不樂從楚也彼晉成庸庸耳何足

以宗諸侯而抗楚乎宜陳之不能自固而復爲楚也汪氏克寛曰書師書伐所以著楚之彊而傷晉伯之不振也

辛酉定王七年

九年

晉成七年齊惠九年衞成三十五年蔡文十二年鄭襄五年曹文十八年陳靈十四年杞桓三十七年宋文十一年秦桓五年楚莊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集說 范氏甯曰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 孫氏復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彊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胡傳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於齊夏使大夫聘於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於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集說 孫氏復曰仲孫蔑公孫敖之孫　高氏閌曰傳言王使徵聘信斯言也益見王室之微矣　陸氏九淵曰宣公即位九年兩朝於齊乃一使其大夫聘於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淪斁逆施倒置恬不爲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於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趙氏鵬飛曰凡魯大夫如京師未有

無其事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荅宰周公之聘也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拜召伯之錫命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奔襄王之喪也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荅毛伯之求金也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也無事而如京師者惟仲孫蔑與叔孫豹爾其故何哉蔑之如京師畏晉也豹之如京師畏齊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大夫如周者七蓋亦疎矣而如必以事無事而聘者二皆出其所私安則視周為弱而不恤急則倚周為援以自固其罪可恕乎　汪氏克寛曰前此五年如齊止書春後此十年如齊亦止書春惟此年如齊書王正月蓋所以著君朝於鄰國臣聘於京師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不知大一統之義亦猶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係之春王正月而上書天王崩楚子卒下書五月公至自楚所以著其不奔天王之喪而朝於楚俾俟送葬而後歸其於大一統之義何如也或謂僖公十年十五年如齊襄公八年

二十一年如晉皆書春王正月豈有他義乎吁是不然僖襄如齊晉而王室無嘉好喪葬之事則王正月之書乃常例也其與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者異矣

齊侯伐萊

集說 許氏翰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亟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彊陵弱矣　陸氏九淵曰萊微國也三年之間兩勤兵於萊齊侯之志可見於此矣　戴氏溪曰萊於齊爲近故齊必欲服之觀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則萊之屬齊有自來矣　李氏廉曰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秋取根牟

根牟杜注東夷國也琅琊陽都縣東有牟鄉今在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

集說

楊氏士勛曰公羊謂母喪未期而取邑故諱不繫邾婁也若言諱不繫邾婁居母之喪縱非邾邑豈容無諱或當如左傳以根牟為國名也　孫氏復曰根牟微國內滅國曰取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是也　劉氏敞曰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雖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能取其國何謂易乎不分別國邑取滅之名而苟記其難易而已豈春秋意哉　陳氏傅良曰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　汪氏克寛曰根牟蓋小國內諱滅故書取與鄟邿同　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即所取根牟地

八月滕子卒

左傳

滕昭公卒

集說 高氏閌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
陸氏九淵曰名不登載書簡牘則不名 季
氏本曰此滕昭公
也書卒魯往弔也
案滕昭卒不日或小國禮
不備赴不以日或史闕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胡傳 案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
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
之辭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
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
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
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

也而惟楚之
即夫豈義乎

集說 胡氏銓曰鄭自晉靈以來服屬於楚至晉成繼立始叛楚而歸晉自宣三年至於是鄭無歲不有楚師然不敢叛晉者惟晉成是賴故黑壤及此扈之會鄭皆在焉 陸氏九淵曰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爲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幷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趙氏鵬飛曰晉合諸侯于扈而以荀林父伐陳蓋會以求陳陳不至於是兵之則兵爲有詞陳靈叛晉即楚楚滅舒蓼陳懼而歸晉既而楚師伐陳則陳復爲楚陳之從違晉楚之間雖非得已然亦失所歸矣扈之會諸侯皆在而陳不與則林父之兵宜其不免哉聖人列序諸侯而繼書伐陳則責陳也深矣 汪氏克寬曰黑壤之會討魯而宣公以賂免扈之會謀齊陳而二國不會蓋晉成爲弑君者所立不能致討侵陳之役奄然以元惡

主兵是以外不足以卻荊楚內不足以服諸侯今此謀齊而篡立之魯宣獨事齊而不會無所忌憚故成公世伯僅能兩會諸侯卒無成功春秋於荀林父之討陳書帥師書伐雖曰與晉而不能芘陳其失亦著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公羊 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於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穀梁 其地於外也

集說 范氏甯曰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於路寢則不地　孫氏覺曰春秋諸侯卒皆不地外事則略

也卒於外者八書地者三晉侯卒于扈鄭伯卒于鄵宋公卒于曲棘不言於師於會而以地言者在其封内也卒於封内書地卒於會書會卒於師書師以地爲重則於會於師又可知也 陳氏傅良曰諸侯卒雖不出竟地之 家氏鉉翁曰魯事齊嘗爲晉所辱黑壤之會不預盟扈遂與晉絶不書葬魯不會也

汪氏克寛曰諸侯卒於師曰師曹伯廬及負芻是也卒於會曰會杞伯成是也於他國則如許男甯蔡侯東國卒于楚吳子過卒于巢是也於封内則如鄭伯髠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於會蓋會禮已畢故不言會爾

案杜氏預以扈爲鄭地故有卒於境外之説公羊以扈爲晉地與鄭伯卒鄵宋公卒曲棘皆以爲封内不地而各自立義似較杜氏爲長考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流絶于扈意者扈本鄭地而後入於晉

乎今故從公羊而删杜氏焉穀梁所謂於外者范氏甯以為國都之外是也但以其日為未逾境是以日月為例也

不可從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黒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黒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

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左傳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胡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旣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集説杜氏諤曰諸侯擅兵圍人之國況又因其喪乘晉之喪晉政不競諸侯擅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晉也　家氏鉉翁曰匪惟乘滕之喪亦從書人之貶　金氏賢曰宋以柔巽卑屈俛仰晉楚五六年間幸無兵革不能及是時明其政刑彊於為善乃乘小國之喪而圍之其為不仁亦甚矣春秋人之者賤之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自是晉楚交伐鄭

左傳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柳棼杜注鄭地

胡傳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霸主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案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列國以

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集說 陸氏九淵曰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伯業春秋蓋善之 家氏鉉翁曰五年楚伐鄭荀林父救之不書今書救何也曰楚之初伐鄭也人謂之討弒君者既而但欲鄭之歸己故許之以救 汪氏克寬曰五年晉荀林父救鄭經不書者以是時鄭方有弒君之亂所當討而不當救故不書救今此書郤缺之救據明年傳載鄭討歸生之罪斲其棺而逐其族蓋此時歸生已斃矣故書救以與晉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穀作泄冶音也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

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穀梁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胡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繫於名而書其名者也

集說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稱國者以直諫縱邪臣害之累上可知也　孫氏復曰稱國以殺不以

其罪也　許氏翰曰書殺洩冶張陳亡之本也　黄氏仲炎曰左氏載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紂爲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以比干爲仁則必不以洩冶爲非矣邦無道危行言孫此世之明哲見幾不仕而高尚者之爲也若夫有位於朝食君之祿則既以身許國矣豈可緘默苟容與俗俱靡以自立辟爲戒以善保身爲得哉此非所以爲人臣之訓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所以見君殺諫臣未有不喪亡者也是故桀殺龍逢而夏亡紂殺比干而殷亡觀洩冶見殺其明年靈公弑又明年楚莊縣陳可爲後世明戒矣　家氏鉉翁曰杜氏以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爲春秋所貴胡文定似有取其說大宰執書名之例以彊求聖人之意龍逢比干多在昏亂之朝亦謂二子不當直諫乎　汪氏克寛曰洩冶狷生盡言未可深責苟皆爲

避禍之計則忠言不入於耳淫虐之君無所不至其禍尤不可勝言矣　金氏賢曰稱國以殺者罪靈公與二賊君臣同惡也稱其大夫者美洩冶不失其官也說者例以書名為貶泥而不通矣夫春秋固有以書名而為貶者若咺與糾之類是也亦有書名而不為貶者若息與牧之類是也　季氏本曰陳靈公淫於夏姬而寵任其子洩冶直諫不能用而反殺之罪以私加非正刑也故不去其大夫　王氏樵曰案稱陳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或譏泄冶薦圭璧於泥塗觸虎狼以取死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雖知不可諫而心不可已也比干諫而死比干豈欲徒死而沽名哉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詳泄冶之諫直而不激非鬻拳先軫國武子之比故靈公亦愧乎其言愧者良心之發也安知其終不能改改而君不死於徵舒陳不夷於九縣泄冶之力也泄冶之諫胡可少哉或又曰仕於昏亂之朝異姓者如宋子哀潔身而去

可也其貴感而不食其祿如魯叔肸善矣冶雖效忠其猶在子哀叔肸之後乎是又不然夫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黙或語惟其時而已必於潔身遠患非也觀泄冶之能諫知其非貪乎寵祿見幾而不去者如皆欲為子哀叔肸則亂世何賴於有君子乎

案洩冶諫君而死忠莫大焉乃先儒多為不滿之說蓋皆不明於稱名之義者也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死而名之宜矣大夫既死孔父仇牧荀息皆書其名宋殺其大夫而不名蓋義繫之大夫故不書其名也且司馬司城皆以不能其官而書官非以為可貴而不名也子哀之奔未嘗死也季友仲遂叔肸之卒雖賢姦不同而生而賜氏故以字書不可以為例也朱子釋危邦不入之義謂君子見危授命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耳為陳之臣食陳之祿國亂無政君臣宣淫此正君子

致命遂志之日以死生爭之而不悔者乃經生無識不明於大夫死必書名之義傅會牽彊鍛鍊周内或罪其直諫以取死或規其潔身以去亂將使鄙夫籍口非纖默以取容即見危而避害墮犯顔敢諫之氣長頑鈍無恥之風安可以垂訓於後世哉左氏載孔子引詩以譏洩冶黄氏仲炎以爲非孔子之言其見卓矣今故以穀梁殺無罪之説爲主而凡以書名爲責洩冶者皆無取焉

壬戌　定王八年　十年　晉景公儒元年齊惠十年衛穆公速元年蔡文十三年鄭襄六年曹文十九年陳靈十五年杞桓三十八年宋文十二年秦桓六年楚莊十五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傳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爲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

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爲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集說王氏貫道曰比年朝正事齊如事君使移此事周君子猶爲過六年一朝之制也會謂朝正於齊可爲禮乎　汪氏克寛曰公至是四朝齊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穀梁公娶齊齊繇以爲兄弟反之

胡傳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莱之舉又每歲往朝於齊廷雖諸侯事天子

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集說 范氏甯曰齊繇以婚族故還魯田爾雅釋親曰婦之黨為婚兄弟　趙氏匡曰公羊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已取之又言未絕何迂誕之甚穀梁曰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哀八年歸讙及闡豈是公受乎　劉氏敞曰其言我何有齊濟者有魯濟者齊者歸我濟西田魯濟者也　杜氏諤曰天子所封之地而諸侯取之歸之皆專恣也　程子曰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高氏閌曰元年書齊人取濟西田蓋魯以濟西之田賂齊而齊人取之也至是而

歸者公比年朝齊齊侯感公朝事之勤因以歸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之於天子豈可失墜況又負弑逆之罪賂以免討乎齊人取弑逆之賂以縱惡故其取其歸歸皆謹書之　胡氏寧曰天理至公無彼此人欲私熾則有我矣逆已則怒順之則喜慢已則怒下之則喜魯宣公之於齊惠蓋能順其所爲而致恭以下之也故惠公深喜之而以濟西田歸魯魯人復得所賂則心益放惡益遠矣故以深著助成弑逆之罪其取之也以貪人之貨已其歸之也以悅人之事已而皆不以道也豈以歸賢於取乎　張氏洽曰不言來者請而得之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爲可見矣　呂氏大圭曰或問取不言我而歸言我何也曰取不言我者宣公以立之不正而欲賂齊以求會故不言我以見内無惜之之意也於其歸也則公比年如齊情好已篤外有朝聘之禮内有婚姻之故魯亦欲得而齊以

歸之是以言我以見内有欲之之意也 汪氏克寛曰齊人歸地者三鄆讙龜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彊暴齊景心服而歸之書曰來歸來歸者美辭也讙及闡以哀公悔過遷善歸邾子益于邾故齊悼歸其二邑故書曰歸歸者順辭也惟此濟西之田宣公踰禮以悅齊齊惠喜於媚己而歸其田於魯一出於相與之私故書歸我我者私已之謂也不惟異於聖人之行王道其比哀公之改過亦不可同日語矣 金氏賢曰曰歸非善齊也蓋益以著其取之之罪曰我非予魯也蓋益以著其賂之之非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集說何氏休曰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羊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穀梁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胡傳 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

集說 范氏甯曰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

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　孫氏復曰崔氏齊大夫言氏者起其世也東遷之後天子諸侯大夫皆世隱三年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故此書崔氏譏諸侯大夫也　張氏洽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彊於齊故勢足以偪高國今日雖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如崔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至凶於家禍於國也歟　趙氏鵬飛曰世而賢是世濟其美也世世而專是世濟其惡也春秋之書崔氏尹氏武氏固非所謂賢也皆專也左氏見襄二十五年有崔杼之事因以為崔杼出奔吾又疑其附會且自是至崔杼之逆凡五十有一年以七十言之則今日之奔直未冠耳未冠遽能專齊乎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則至崔杼之弑蓋百歲矣

汪氏克寛曰崔杼之奔蓋如陳文子之出不久而復逐也文定從穀梁謂舉族而出之然杼之宗族彊盛

所以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由其世為大夫故致是耳僖二十八年傳紀崔夭會戰城濮則世襲大夫可知矣且崔氏乃丁公之子孫迨今五百年苟非世大夫曷能長有後於齊國乎

案崔氏出奔左氏以為高國畏其偪公羊以為譏世卿穀梁以為舉族而出之胡氏安國則用許氏翰説以為其宗彊治經者各守一説其實皆可通也惟世卿故其族彊惟族彊故高國畏其偪惟畏其偪故舉族而出之無異義也經書崔氏公穀無所指名左氏則以為崔杼攷崔杼弑君去此踰五十年似趙氏鵬飛所駁為是然左氏去聖未遠必有所受今竝存之

公如齊

左傳 公如齊奔喪

集説何氏休曰不言奔喪者尊内也猶不言朝聘杜氏預曰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高氏閌曰齊侯卒而奔其喪是以事天子之禮事齊也

五月公至自齊公如齊止此

胡傳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辭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集説王氏樵曰禮諸侯卒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公之於齊非有服也而親奔其喪諂諛甚矣以諂事齊不問禮之當否有取危之道故春夏兩如皆致之　趙氏鵬飛曰春公如齊受田而歸不勝其驩

如也故元卒而公復如齊奔喪以報元之賜也公即位於今十年未嘗一朝京師盖以周之弱不足依而吾之位實定於齊齊爲重矣彼其五朝於齊盖得國於齊焉魯天子之封乎抑齊之壤也厚於齊而薄於周魯有罪矣而齊之視魯不啻附庸不既横哉聖人書如齊非苟責魯抑亦誅齊也　汪氏克寛曰魯公親往奔喪送葬者三春秋於此年書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於成十年書晉侯獳卒公如晉明年三月公至自晉襄二十八年書公如楚楚子昭卒明年正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雖不言奔喪送葬而其實瞭然矣春秋歷十有二王惟叔孫得臣叔鞅送襄景之葬公孫敖奔襄王之喪而不至魯之不知所尊至於此極他何望焉馴至昭公之弔少姜至河乃復以國君之重奔嬖妾之喪却而不納益可傷矣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

二子奔楚

胡傳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

經意矣

集說 張氏洽曰古人以禮為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廉恥羞惡之

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馳驅於株林以爲樂哉洩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捨人道而躬爲禽獸之行也考之外傳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弒君如陳平國齊先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所不爲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汪氏克寛曰禮稱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注者謂陳靈公數如夏氏以取弒焉夫人君之舉動尚謹於嫌疑之際而不可輕也況可紊男女恣爲獸之行其不爲朱溫者幾希矣

案徵舒弒君春秋書其名氏以正亂賊之罪所謂據事直書而義自見也杜氏預謂稱大夫者罪不及民高氏閌謂徵舒之罪國人弗慭趙氏鵬飛謂徵舒彰母惡故書之以懲子道皆謬矣胡傳以爲見忠言之

驗被弒之由亦非要旨然謂有國者必以修身遠色開納諫諍爲心則持議甚正故存之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 前圍滕稱人剌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

集說 陸氏九淵曰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小弱以逞所欲爾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闕於宋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爲陵蔑小弱以逞所

欲明矣　趙氏孟何曰春秋舉重前年宋人圍滕今又伐滕其悉書之何閔晉之不競也滕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為之私而已齊桓卒而宋人執其君晉伯衰而宋人圍其國大國之無伯小國之憂也　家氏鉉翁曰宋鮑間晉之多故用師於滕圍之未服而又伐之春秋之所貶也胡文定謂鄭有弑逆不能致討非所以責宋也責弑賊以討賊非春秋垂法示後之意　李氏廉曰滕自宋人執嬰齊之後滕遂為宋私屬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曰滕宋役也小國之偪於彊暴非一日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傳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

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集說張氏洽曰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缺於天子而厚於彊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專征之討不加以至此歟　趙氏鵬飛曰歸父仲遂之子也父如齊依惠公以定公位子如齊葬惠公以終父志父子爭國之權外事大邦內逢君惡聖人書之以著父子相濟爲姦以固其寵可勝誅乎　汪氏克寬曰春秋以卿會葬惟襄王景王晉之襄平昭公此年齊惠及宋平滕成八見而已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遣卿送葬夫亦亡於禮者之禮耳晉之諸君猶曰伯國也齊惠之葬乃宣公所以報私恩而宋平則意如所以厚私姻也若滕則其君屢會葬於魯矣當時諸侯慢於至尊而謹於彊大莫不皆

然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段實往王吏不討子太叔反以為口實積習所致可勝歎哉　黄氏正憲曰辛三月而葬太速者觀崔氏見逐於君終之際嗣子稱侯於未踰年之前則必有其故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胡傳

案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集說

許氏翰曰自晉靈以來成景相繼力爭陳鄭而無以服楚　陸氏九淵曰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

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今晉不能芘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弑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者滅矣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絕晉望矣　張氏洽曰稱人者貶其捨亂臣賊子之大惡而輕動干戈以討廹於彊令無所適從之小國　家氏鉉翁曰自晉襄没靈成景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彊盛北向而爭諸侯侵陳侵鄭觀兵周疆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師畏縮不敢犯荆楚之鋒惟伺其去釋憾於小國今又討鄭縱能服之豈保楚之不再出乎自趙盾爲政宋齊魯皆弑其君盾內有所慊置而不問郤缺爲政又不能治侯國之賊其君者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　遂使楚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伯自是愈衰矣　趙氏與權曰前此楚伐鄭晉救之使晉能庇鄭鄭何至與楚平哉兵不足以制楚德不足以服鄭彼此交戰鄭何罪

焉晉於是不可以伯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聘止此

左傳 秋劉康公來報聘

公羊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

穀梁 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胡傳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

集說 許氏翰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陳氏傅良曰自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 汪氏克寬曰宣公簡慢於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所以君臣朝夕奔走於臨淄之境者其心必曰濟西之田未復不可不曲意事之而不思魯封七百里之地秋毫皆君賜也而拔本塞源其罪應誅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爲人父而不責子之狠傲乃三揖於定省之常禮而德色於借耰之微恩也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於文公來聘之書止於宣公錫命之書止於成公非削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爲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寥寥百有餘年而石尚以歸脤錄自是天王之名號不見於經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作蘱 繹杜注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今嶧山在

郯縣東南二十里蓋縣治從山北也嶧與繹通

胡傳 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集說 高氏閌曰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簒立而邾子首朝之自是絶迹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伐邾之 陸氏九淵曰魯之伐邾無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著矣 張氏洽曰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於繹皆此山之地爲邾魯二國之境 家氏鉉翁曰滕何負於宋而宋伐之邾何負於魯而魯侵之皆由列國無盟主彊陵弱衆暴寡而莫之禁也胡文定於宋伐滕魯伐邾皆責以不討陳之弒君者宋鮑魯宣皆弒君簒國今責二弒賊以亂治亂毋乃不可乎汪氏克寛曰無瑕者始可以討人宣公簒立惴惴

然自保惟恐諸侯之動干戈而問子赤之故也其不能討陳宜矣而猶稱兵於邾以奪其地者蓋以晉伯之不振而彊齊爲之援故耳不幾碩鼠欺人之不見而竊食於盆盎之間乎下書歸父爲邾故如齊則魯之爲魯可知矣

案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爲邾之國都距今僅十數年未必更遷取繹是滅邾矣孔疏謂别有繹邑亦因繹山爲名則邾國小邑少不應更有同名之邑也疑公羊作藾爲是然穀梁亦與左同故依大全作繹而附論之如此

大水

集說何氏休曰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藾役重民怨之所生　張氏洽曰陰盛陽微之徵　家氏鉉

翁曰宣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未有甚於此時旱而書大水而書大以變常言也宣嘗以臣弑君以子逐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爲水旱之災民受其虐書以示戒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宣公聘齊止此

左傳 季文子初聘於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胡傳 案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晩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葢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集說 高氏閌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爲討遂謀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歳之間而公與大夫五如齊矣　陸氏九淵曰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考其事而罪已著矣家氏鉉翁曰行父以頃公立而往常也歸父則使私暱布腹心非禮之常也歸父之父弑齊甥而立宣公齊惠爲外主頃公立懼有討焉故如齊致卑屈以逭篡弑之討比書二使誅姦也　汪氏克寛曰自反而縮則可以自立何畏於齊宣公行已有慊故君臣相及於齊而猶懼其獲戾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 國武子來報聘

胡傳葬之速也太不懐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於鄰國則哀慼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顔色之慼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爲其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若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集說高氏閌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故葵丘之會稱宋子蓋齊桓方倡大義以尊侯國故宋公雖在喪而來與會亦不深責以其不獲已而趨急務爾魯之於齊與國也聘雖後時亦何害耶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焉議伐莒也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懽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陸氏九淵曰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實來徇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

於天不愧於人人心之泯滅一至於此　季氏本曰魯君臣事齊甚謹而絕無一使報聘今國佐親來豈特爲行父之賀凋君哉蓋齊頃公之立國中未靖而高國既逐崔氏恐其怨於諸侯故其禮獨異以固魯交耳

案諸侯在喪而有會盟征伐之事以喪禮行者書子以吉禮行者書爵居喪而聘鄰國考之於禮雖無厲禁然將命之際必準大臣居攝之辭如王聘及求金不稱王使是也今書齊侯使是惡其即吉之速矣

饑

公羊何以書以重書也

集說孫氏復曰五穀不成曰饑　劉氏敞曰曷爲或言饑或言大饑凶年補敗不足曰饑死傷流亡

曰大饑

四方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陸氏九淵曰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

自我民聽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蓋始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

君哉　張氏洽曰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螽螟之災多矣不以饑

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　趙氏鵬飛

曰春秋書饑者二大饑者一而宣公獨居其二宣公即位至是十年螽大旱大水各一宣之立不允於天

天變之作宜矣而貢齊無虛歲用兵無已期倉廩罄府庫空而又加以水旱之變則其民至於流離凍餒

固無足怪宣公亦何以立哉　黄氏震曰宣公即位十八年春秋兩書其饑始以大水而饑繼以蝝生而

饑

楚子伐鄭

左傳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潁北杜注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案水經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又東南過陽翟縣北酈氏注云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左傳楚師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也潁水又逕陽翟縣故城北陽翟今禹州潁北當在禹州之北

胡傳

經有辭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辭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彊壓弱憑陵諸侯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辭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而經削之則

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爲案者也

集說 高氏閌曰晉士會救鄭及諸侯伐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 陸氏九淵曰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於潁北不見於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爲輕重也 趙氏鵬飛曰楚之伐鄭者五皆責叛也鄭豈楚之與哉一失身餌楚五受楚兵從楚者六歸晉者五乍晉乍楚泛然如不繫之舟然聖人豈責鄭之叛服不常哉閔其不幸而處晉楚之間不能自立也今楚子伐鄭又復書爵非與楚也著楚之彊以責晉景之立不能修霸業而楚莊日彊陳鄭將歸之矣 家氏鉉翁曰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是歲鄭即楚故略而不書耳

附錄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癸亥定王九年十有一年晉景二年齊頃公無野元年衛穆二年蔡文十四年鄭襄七年曹文二十年陳成公午元年杞桓三十九年宋文十三年秦桓七年楚莊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　辰陵杜注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開封府陳州西南四十里有辰陵亭故長平城在州西北六十里

左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胡傳 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辭者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 朱子曰宣公之時楚莊盛彊主盟列國 張氏洽曰楚莊於是合二國為盟而欲討陳夏徵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致勤於莒狄而不能討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與之也 汪氏克寬曰楚自會盂之後未嘗稱爵與於會盟今書子序陳侯鄭伯之上楚初主盟也會盂稱爵貶之也不稱爵則疑於楚大夫而執宋公之罪不著也盟辰陵書爵予之也予其謀討陳之賊也後此盟于蜀楚公子嬰齊序諸國大夫之上貶而稱人不予嬰齊之主諸侯宋虢之盟屈建公子圍先

歃而經首晉不予楚之狎主盟由是知辰陵之盟楚子先序而無貶辭蓋予之也　季氏本曰陳鄭當南北之衝楚之所欲爭者也所恃者晉霸有足仗耳晉德不足以庇之則有從楚而已辰陵之盟其殆以晉爲不足恃乎

附錄左傳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郟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

郟杜注楚地當在河南開封府項城縣境

沂杜注楚邑當在河南汝寧府真陽縣境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集說　杜氏諤曰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也必書公孫歸父亦以志大夫之專也　高氏閌曰

自四年公及齊侯平莒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至是齊魯同討之夫辰陵之盟列國所宜震也而齊方務窮兵於莒　張氏洽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兵不討亂而挾彊陵弱深著齊魯之罪也　趙氏鵬飛曰齊魯平莒郯之怨莒人不肯二國不自咎而更以為仇公伐莒得向而齊未有所獲故亦加兵於莒魯亦總兵而會伐焉蓋同疾於小邦期復取邑則魯與齊均也其設心庸可恕乎齊頃即位不修父之好而修其怨宜結憾於四鄰而召鞌之辱也　家氏鉉翁曰前伐郯取繹此會齊伐莒皆歸父為國生患求多於小國書之所以誅也　汪氏克寬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於魯也至笙之逐得非肇端於此與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欑才端反　函杜注狄地　欑

左傳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穀梁不言及外狄也

胡傳諸侯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於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義自見者也

集說高氏閌曰諸侯所恃者晉爾齊方伐莒晉方會狄而使楚人爲伯者之事此反道也　陳氏傅

良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是故楚莊之春秋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宣三年晉侯伐鄭不書五年荀林父伐陳不書張氏洽曰晉侯爲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以遺楚討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所以敗于邲也家氏鉉翁曰楚盟陳鄭晉不能輯和諸侯而會狄比事而觀晉之卑甚矣 汪氏克寬曰晉景就狄地爲會與僖三十二年衞人及狄盟義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胡傳 稱人者衆辭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

集說 杜氏預曰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范氏甯曰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 孫氏復曰此楚子殺陳夏徵舒也其言楚人者與楚討也陳夏徵舒弑其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

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何以異哉且外討弒君之賊何不得乎又曰穀梁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非也言楚人殺者乃明徵舒有罪爾且先言入後言殺可謂內徵舒於陳乎夫春秋記事之書也先殺而後入皆其實錄矣豈紛紛然更易古事以便私意哉　程子曰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丁亥楚子入陳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

胡傳案左氏傳楚子爲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

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蹠之徒矣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説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與滅其若是乎仲尼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也

集說 程子曰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　邵氏寶曰誅惡者衆人之公心故曰楚人取國者一人之

私心故曰楚子楚子有欲取之心焉故曰入罪人既得則無事於入矣其入也何爲哉然卒不取也故不曰取　汪氏克寬曰春秋予楚莊之討徵舒而稱楚人亦猶吴闔廬之救蔡而戰于柏舉稱吴子也楚子入陳目其人而貶之亦猶吴入郢之舉號也辭雖不同意實無異蓋楚莊闔廬實非有討賊救患之誠心故書法予奪如此也使楚莊眞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徵舒而誅之一匹夫之力耳奚俟以重兵造其國都而後戮之哉由其本無是心而假其事以爲功故不足以進於此也　李氏廉曰楚假討賊之義以有事於列國者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誘蔡般也執陳招也惟殺徵舒得討賊之義故特書人執慶封亦無貶辭但楚靈之暴非莊比矣

案入陳之役傳載於討賊之先經書於討賊之後胡傳謂聖人與楚子以討賊張氏洽亦主其說洵爲有

理穀梁以爲外徵舒於陳則非也劉氏敞駁之甚明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作甯

左傳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夏州杜注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史記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即此地理通釋云大江中州也今在湖廣武昌府江夏縣

穀梁 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胡傳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彊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赭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集說 啖氏助曰左氏曰書有禮也若以納亂臣為有禮孰為非禮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楚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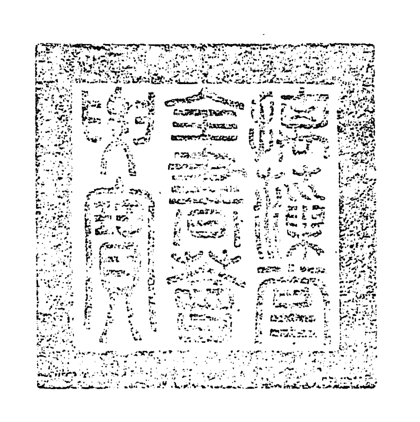
討徵舒正也故書曰人許其行義也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非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劉氏敞曰公羊曰納公黨與也案公羊例立納入皆爲簒此公孫甯儀行父稱納者簒大夫乎其謂之公黨何哉　程子曰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高氏閌曰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弑者亦與徵舒何異豈可復居陳大夫之位已絶於陳故不繫於陳而書納　張氏洽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楚莊懷貪婪之志而尚能以義自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而非有改過不吝之心所以雖封陳而終宥陳之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論非聖人莫能修之也　黄氏仲炎曰公孫寧儀行父者陳大

夫之與其君淫使其君見弒者也楚子不討而反納之其殆二臣許以陳輸楚故使之爲鄉導歟　李氏廉曰春秋書納六子糾捷菑爭國者也頓子北燕伯失國者也世子蒯聵不當世國者也惟此以大夫而書納穀梁胡氏得之　汪氏克寬曰孔寧儀行父不書奔書奔則是寧行父請討於楚也其歸不繫陳不使得爲陳之臣也經凡書納皆非所宜納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曰入曰納則二臣之罪與楚莊納之之惡皆見矣　黃氏正憲曰楚子入陳卽納寧父則知謀出兩人而陳自後從楚不二者以兩人爲主

於内也

附錄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於晉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梅　德